

技术哲学视域下对于AIGC艺术的追问与反思

——兼论激发新型文化业态的内生动能

黄薇

新型文化业态是新质生产力在文化领域的创新实践,是文化和科技融合创新的产物。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和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在文化与科技融合浪潮中,AIGC(意为“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艺术出现爆发式增长,涌现出一批高水平作品,但也带来了技术逻辑与艺术本质的冲突。技术哲学视域下,我们应当正确审视科技与人文的关系,在科技赋能文化产品供给的同时,激发培育新型文化业态的强劲动能。

热点直击： AIGC艺术的技术哲学追问

马克思曾指出,“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换言之,技术一旦脱离人的本质需求,便会导致“人的异化”。技术因素在艺术发展中是中性的工具,价值引领才是不可或缺的灵魂。艺术从来都是寓于技术之中,技术的进步总助推动艺术的发展,甚至带来艺术的跨越式发展。AIGC艺术是艺术在发展进程中,被人工智能技术催生的一次范式革命,其内核并非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的冲突呈现,但由此引发的各类伦理风险值得关注和辨析。

艺术的本质,是把人类的情感“符号化”。技术与艺术或并行或交融的发展进程,一直伴随着人们对艺术存在方式的追问与质疑。一方面,艺术来源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艺术的创作与欣赏都不能离开客观存在的理、事、情;另一方面,艺术扎根生活,呈现的是创作者独特的生命感受、生活经验与情感共鸣,这也是不同时代艺术性质及其形态演变的深层逻辑。由此便引出我们对AIGC艺术的追问:究竟是技术因素还是艺术因素对艺术的存在方式更为关键?

作为异军突起的一种新型文化业态,AIGC艺术在文化语境、生活状态、情感经验以及生命体验等方面难免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因而也受到多重质疑:因技术依赖性与随机性,难以摆脱“模仿”或“拼图”的诟病;因主体性缺失,难以融入以人类为中心的传统艺术评价体系。当AIGC艺术以“艺术新物种”的姿态寻求合法性地位时,艺术理论界尚未构建起系统性解释框架——本体论层面“何为AIGC艺术”、价值论层面“AIGC艺术能否称为艺术”、认识论层面“如何界定AIGC艺术创作主权”。学术底盘不够稳固,是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必须直面的哲学命题。

现实困境： AIGC艺术被质疑的具体表征

作为一种数字时代的新型文化业态,AIGC艺术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以文化和科技融合为动力,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成长的烦恼”。创造力缺失:无灵魂的机械复制。技术哲学视角下,AIGC艺术本质是深度学习后对海量已有艺术数据的机械化重组,虽然能够模仿某位艺术大师的风格,却不能体验和表达它对这个世界的洞察与情感。比如,有的AIGC艺术脱离了“源于生活、源于内心”的创作本真,脱离了现实生活这个创作源泉,内容浮夸、粗制滥造,技术的“双刃剑”效应凸显。AIGC艺术被一些艺术评论家诟病为“缺乏人类艺术的精神内核”,甚至被认为是“缺乏创造力的精致插图”。

审美情趣缺失:浅层次的情感愉悦。技术哲学中,艺术是一种精神的活动。虽然不同种类的艺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但越符合艺术的规律,就越能产生美感,越能使人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AIGC艺术既缺乏与人类心意相通的审美共性,也缺乏与现实生活境遇相连的审美事实。由人的眼光、情感、

文化判断淬炼出的“品质”与“价值”,恰恰成为最稀缺的东西。这些正是AIGC艺术通过算法计算永远无法触达的情感共鸣。

判断力缺失:易失控的创作工具。AIGC并不具备准确的价值判断能力,因此一旦前端训练数据集存在污染、算法偏见,或接受到恶意指令,AIGC艺术作品极有可能偏离人类正确价值观。在商业利益驱动下,它很容易成为纯粹牟利的工具,丧失艺术作品本应有的理性价值。比如,短视频平台的众多“AI魔改”,抽离传世经典的文化内核,让厚重深邃的精神意蕴沦为浅薄的笑料,弊害之深,不容小觑。

技术向善： AIGC艺术的发展进路思考

任何新兴艺术门类的成长,总是萌发于时代进步带来的文化新需求。我们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内容为王,加强引导与合理规范双管齐下,走出一条“技术赋能、人文铸魂、规则护航”的新型文化业态发展之路。

丰富AIGC艺术内容建设,构建文化资源数据库。AIGC为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工具,优质内容则是新型文化业态保持吸引力和感染力的根本。湖南是文化资源大省,能够也应当打造出一大批具有观众吸引力、文化承载力和社会影响力的精品力作。面向未来,要持续深耕优质内容,深入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建设省级文化大数据存储中心,形成基于通用标准、互惠共享的AIGC艺术数据集,为新型文化业态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容富矿。深入实施新时代湖湘文艺精品创作工程,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兼具文化创意与科技内涵的优质内容带动AIGC技术应用与文化业态创新整体跃升。搭建AIGC艺术资源交易平台,夯实AIGC艺术内容共享基础,为打造更多文化产业新业态提供坚实的基础支撑。

筑牢AIGC艺术价值根基,加强优质文化作品供给。AIGC打破了文化创作的专业壁垒,让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文化创新创造力充分迸发,湖南是“十步之内,必有芳草”的红色热土,其文源深、文脉广、文气足。一方面,要牢固树立精品意识,聚焦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厚重的革命文化、活跃的当代文化,培育一批可持续运营、面向全球传播的AIGC艺术品牌,推动湖湘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要主动汲取多元养分,善于从群众日常生活、社会热点话题和湖湘文化精神遗产中找灵感,紧扣节庆、夜间经济、城市地标等消费热点,结合多元消费业态打造一批叫好又叫座的内容产品。同时,构建开放协同创新体系,提升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服务能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划定AIGC艺术行为底线,营造文化创作良好生态。技术的迭代永远是艺术发展的催化剂,唯有用制度护航艺术创新,才能形成文化与科技相向而行、彼此成就的良好生态。要提升新型文化业态的组织效能,强化训练数据集的源头治理,预先将伦理理念嵌入设计过程与算法模型之中,从根源上杜绝可能产生潜在风险作品的数据污染。要加大对AIGC艺术的安全监管,建立内容审核与偏见矫正机制,对接国家网信内容治理相关部门,建立健全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平台责任和社会监督协同发力的治理体系。要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制定与AIGC艺术发展相适应的应用规范和行业公约,明确AIGC技术应用红线与发展空间,以科技赋能激活湖湘文脉,以产业融合释放乘数效应,实现文化基因的活态传承与价值再生,推动新大众文艺浪潮奔涌。

【作者单位:长沙学院。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技术哲学视域下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美学意蕴及当代价值研究”(22A0605)阶段性成果】



2025年7月27日,在上海举行的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览现场,参观者在一个AIGC艺术装置前驻足观看。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文史哲

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系统论述

文选德

1844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会面,这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重要时间节点。也就在这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凭借他们丰富的革命实践和厚实的理论功底,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先后分别或合作撰写了《神圣家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主义原理》等经典名著,为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

马克思1842年首次使用“自由人联合体”表述,1843年开始转向唯物主义,在创办《德法年鉴》期间,批判政治解放的局限性,提出“人的解放”必须超越“市民社会”的异化状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直到1848年2月方才正式将“自由人联合体”确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梳理马克思对于“自由人联合体”的论述,对于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自由人联合体”

1848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公开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和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共产党宣言》的第二部分是样论述“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革命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他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也就是这一段将近有两个页面文字的经典论述,深刻揭示了个人自由与社会联合的辩证关系,标志着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进入了完全成熟的阶段。因为这一论断正指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马克思经过长期革命实践和理论研究形成的对未来社会的美好“设想”即“一个自由人联合体”,而这个“自由人联合体”,既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又是联合起来的“自由人”,二者互为条件、互相协调,“自由人”的发展是“联合体”的前提和基础,“联合体”是实现个人自由发展的形式和条件,二者的统一,实际上也是个人自由和社会制度的统一。

恩格斯说过:“《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必然灭亡。”《共产党宣言》中的“共产主义革命”亦即“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和“联合体”也应该不在一个层面上,而是前者所进行的一切都是为了后者即“联合体”的实现,这中间还要历经社会主义社会。所以,《共产党宣言》中的“联合体”在当时就是“共产主义”的代名词,这也就是1845年春,马克思就已经用“明晰的语句”“整理出来”并向恩格斯“说明了”的“核心的基本原理”,或曰整个《共产党宣言》最重要最关键的“贯穿始终的基本思想”。《共产党宣言》中的这段关于从无产阶级革命到“自由人联合体”的经典论述,也就是世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和“理想”“信仰”。

在《莱茵报》《德法年鉴》《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自由人的联合体”

1842年,马克思在为《莱茵报》所写的《第179号“科隆日报”社论》一文说:“与此相反,社论不是把国家看作相互教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而是看作是被指定受上面的教育并‘狭隘’的教室走进‘更广阔’的教室的一群成年人。”应该说,这是马克思最早使用关于“自由人的联合体”的重要概念和重要表述。当然,由于当时马克思的思想仍然受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的影响,认为国家应是自由理性的体现,所以这里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和以后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在内涵上还是有很大差别,但说明马克思对“自由人联合体”的思考由来已久并不断成熟的。在1843—1844年《德法年鉴》期间,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批判“政治解放”的局限性,提出“人的解放”必须超越“市民社会”的异化状态。同时,马克思在论述“真正自由的劳动”的时候,也曾先后提出过“劳动价值”“劳动解放”等。

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深入探讨过“真正共同体”与“虚幻共同体”的区别,使用了“个人自由而充分的发展”的表述,强调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实现“自由人联合体”。在一般情况下,马克思要么是谈个人的自由发展,要么是谈个人的全面发展或全面发展的(个人),认为“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并且认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才能得以实现,而且历史的进步必将使人类以“真正的共同体”的形式存在。此处的“真正的共同体”,也就是已经趋于成熟的“联合体”完全实现之前的共产主义社会。实际上马克思这样做就是要显示为废除私有制与阶级压迫、恢复和拓展个体自由制造条件,把人类彻底解放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无产阶级的终极目标。

在《资本论》中论述“自由人联合体”

马克思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对“自由人联合体”还有一次重要论述,他说:“最后,让我们换一个方面,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那里,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规定又重演了,只不过是每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里重演。鲁滨逊的一切产品只是他个人的产品,因而直接是他的使用物品。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生产社会有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劳动中

个人所占份额的尺度。在那里,人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这段经典论述充分说明人类历史是一个动态演变过程,而推动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演变的内在动力应该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互动,其中生产力的发展是变革生产关系的决定因素。

这里“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和《共产党宣言》中的“联合体”虽有一些表述上的差别,但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里对“自由人联合体”的论述更为完善深刻,因为这段论述是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又经过马克思多年多次的反复修改才出现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但这段论述最初翻译文本是出自马克思《著者亲自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片断》,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段论述的初稿或“片断”出现的时间应该稍迟于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期而又早于《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间,不可能完全是出自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那个时候,否则就无法解释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是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和马克思主义创立的标志。同时,这段论述再次佐证了马克思不仅终身关注共同体,而且对“自由人联合体”的思考也是常在于心,早有成熟的思考。

要知道,马克思从1843年10月到1845年1月就写成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巴黎笔记》共九册,到1847年的时候,就已经用法文以极细密的字迹写满了24本,共计140个印张,如折成32开本,就有2240多页、4480多面的有关政治经济学的笔记(其中包括1845—1847年的《布鲁塞尔笔记》,1845年的《曼彻斯特笔记》等),其总量比《资本论》第一卷的原文还要多一倍,共摘录了70多位不同作者的经济著作以及从17世纪到19世纪的有关英国的经济著作。这期间,马克思还经常向工人们宣传自己的经济学理论。1847年12月,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就作了几次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演讲。直到1865年,《资本论》草稿才基本完成。而《资本论》第一卷也即手稿的第三册是经过马克思多次亲自修改和亲自校订后才得以出版的,到1866年1月,马克思又开始对《资本论》第一卷进行“誊写和润色”,实际上是又一次重新修订。在打印前还对其中《资本论》的产生过程进行了加工,增加了新的篇幅,对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也做了补充;对载有上述那段文字内容的“片断”部分的《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一节内容更是作了多次修订。有资料显示,《资本论》第一卷在1867年3月出版前全部誊清交稿打印,是马克思历经25年“千辛万苦”写成的“现代最伟大的经济学著作”,就是在这部伟大的著作中,马克思从商品这一社会基本细胞入手,考察个体劳动产品从物物交换发展为商品交换,再到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直至“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完整过程,进而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只不过马克思在这里对于“自由人联合体”的设想更多的还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的,用一个“社会劳动力”使用公共的生产资料生产的劳动时间去计量每个生产者在生产上和分配上的份额,并同他肯定阅读摘抄过的1719年4月25日出版的关于鲁滨逊漂流孤岛的“劳动”相比较。这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从政治哲学的高度对“联合体”的论述虽然各有侧重,但仔细研读这里的“社会劳动力”和“劳动”概念,同样承载着以劳动解放为轴心的人类解放的价值追求,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更加全面精确。

马克思关于对未来社会“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深刻地说明了人的生存条件必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终将摆脱“人的依赖性”和“物的依赖性”,从而推动着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时代不断向“自由人联合体”演化迈进。对此,恩格斯在1880年出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中说:“只有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升达到他们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这里的“自由王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政治哲学在揭示政治本性和实践要求时,提出“共产主义才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是人的本质对人来说的真正的实现”,是把“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终极政治目的,以解放全人类为奋斗目标,用以佐证以“自由人联合体”代替国家自然消亡的历史必然。这个“自由王国”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政治哲学的现实追求和社会理想,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或者说就是“世界大同”,就是“人类解放”。按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自由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未来理想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与发展特殊的本质规定,“自由人”就是在社会关系、能力素质和个性方面都能全面发展的个人。而“联合体”的任务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组织生产,推进生产力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丰富的物质产品,使每个人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个“联合体”也就是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

回望过往,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其纲领就表明:“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党的二十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在党的历史上,大凡党的所有章节都始终载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承诺或“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

时至今日,历经一百余年苦难辉煌的中国共产党的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党。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时代,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此时此刻,作为共产党人,应该永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应该永远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应该永远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应该永远践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